

天伦

我总是忘了母亲的年纪,也懒得问。父亲驾鹤西去后,母亲和大姐同住,在大姐悉心细致的照料下,母亲越活越像个无忧无虑的孩子。今年生日后,母亲一高兴,就说要给我们仨姐妹发大红包。往年都是我给母亲买各种各样的小礼物:首饰、外套、内搭、围巾、帽子……再后来,实在想不起来母亲缺啥,况且大姐家逐渐被越来越多的杂物挤占,就时不时在母亲的手机里转个红包,让大姐带母亲去吃好吃的。当我遇事内耗,转给母亲一个红包后,心情都会随之好转。母亲就像是幸运符,无论何时都能暖暖地包裹女儿。

心照不宣地,姐妹们都尽力不和母亲报忧。烦心事自己吞咽,唯恐扰了母亲的心神,唯恐特别爱操心的母亲,会被风吹草动搅得吃不下、睡不着。

在姐姐的陪伴下,她悠然地度过88岁生日。随之而来一场突发的贫血危机,

促使母亲把多年积蓄分给我们仨的想法变为行动。拦不住,便坦然接受。这份来自母亲的爱,不多也不少,让我们再一次感念母亲的好,感念人过中年,依然拥有来自母亲的疼爱。

我还没出生时,父母遭遇了一段突如其来的至暗时光。命运无情地将父母分隔两地,父亲断了收入,母亲独自一人带着年幼的姐姐们辗转到龙岩下甲——就是“采茶灯”舞蹈发源地的穷乡僻壤。那么艰苦的岁月,母亲始终以坚韧能干的品性接纳无常的命运安排。人缘极好的母亲在那里结识了一生的挚友,貌美心善的杨医生。杨医生一生未婚,无儿无女。母亲说,要不是杨医生跟她说:“凤鸣姐,您的孩子多好看呐,再生一个呗,肯定好看!”或许就没有我这个随母亲姓的小女儿。孕期,是杨医生尽心出力,护着我们母女周全。后来杨医生因口碑好、医术高,从乡下调

惜物悦己

□栗冰

往市医院。纵然山水拉开距离,母亲的感恩之心从未消减。待到一家人得以团聚,父母调来泉州这座滨海小城,开启新的生活篇章。劫难过后,二人夫唱妇随,日子稳稳步入佳境。从小跟随父母生活的大姐说:“父母的爱情,是我所见过最好好忠贞的爱情。”我尚不能全然懂得,只是由衷认同这份历经风雨劫难的不离不弃、同心相守。

我用母亲给的钱,买了一本电子书、一只釉里红茶杯、一条项链,余下的听母亲的话存了起来。书是我最好的师长与朋友,母亲的爱化作我与师友相连的精神家园,让我随时得以和世间无数聪颖通透、有趣丰盈的灵魂相逢共处。釉里红茶杯置于书桌之上,赏心悦目。杯身青花绘就枝干遒劲有力,朵朵红梅于间隙盛放,恰似父母二人,困境之中彼此托举,相伴相

生,花与枝、境与遇、心与念紧紧相依。花枝相守不离,纵使境遇困顿,依旧顽强绽放出鲜活透亮的生命华彩。那条精挑细选的项链格外亮眼,紧紧系住我与母亲之间永恒相连的爱,一份我乐于坦然示人的爱。就像从前母亲戴着我送的玉镯、穿着我送的衣裳,逢人便欢喜地说:“这是我女儿送的,多好看呐。”如今,我也学着那样的语气与笑意,对旁人说道:“多好看!我妈送的。”全然不在意别人会不会暗自觉得:这人好庸俗,好爱炫耀。

人惜物,物悦己!谁懂?母亲这份爱,亦承载着已逝父亲的心愿,朝朝暮暮,岁岁年年长久相伴。载着子女穿越浩渺岁月长河,任凭浪潮起落,我们互为舟楫,承托彼此,相亲相爱,向阳而行。

每日佳句

喜欢自己就是一种很好的状态了。

四季

紫苏

□向贤彪

世间草木万千,有的艳压群芳,供人赏玩;有的挺拔苍劲,惹人赞叹。我最喜紫苏,朴素寻常,不挑水土、不争风月,静静生长在房前屋后,带着独有的清香,陪着我走过岁岁年年,是刻在记忆里最温柔的烟火滋味。

紫苏是极接地气的草木,从不娇贵。儿时故乡的院落旁、田埂边、墙角缝隙里,随处可见它的身影。植株不算高大,枝叶舒展随性,叶面是沉静的墨紫,叶背泛着温润的淡红,叶缘带着细碎的锯齿,模样朴素清丽。微风拂过,层层叠叠的紫叶轻轻摇曳,淡淡的辛香漫溢开来,不浓烈刺鼻,清清爽爽,闻之便觉舒心。它无需精心浇灌,逢春风生发,经盛夏常青,肆意生长,生生不息,是最寻常也最治愈的风景。

从小,我便偏爱这寻常的紫苏。它是故乡餐桌上最百搭的佐料,藏着家常菜的灵魂。幼时看家人做饭,煎鱼、焗肉汤时,总会摘一把新鲜紫苏,洗净切段撒入锅中。鱼肉的腥膻被紫苏的清香尽数化解,鲜醇的滋味层层迸发,让寻常荤菜多了几分清爽,肥而不腻、鲜香十足。一碗普通的汤水,因几片紫苏,便褪去平淡,晕开烟火韵味。

暑气蒸腾时,紫苏更是天然的解暑良方。老家自古有煮紫苏茶的习俗,取新鲜紫苏叶,搭配陈年陈皮、粗茶一同慢熬。清水沸煮之间,紫叶慢慢舒展,茶汤染上温润的淡褐色,草木清香混着陈皮的甘醇,萦绕鼻尖。放凉后饮上一碗,清甜回甘,燥热瞬间消散,郁结的暑气一扫而空,身心皆通透舒畅。古时便有记载,紫苏性温味辛,能解表散寒、和胃理气,是消暑祛湿、润养脾胃的绝佳好物,亦是古人流传至今的食疗珍品。

古人素来偏爱紫苏这味平凡草木,不吝笔墨为之称颂。它古时又名“荏苒”,《说文解字》中有载,因其草木温柔舒展、岁岁生生,故而衍生出“荏苒光阴”一词,温柔又诗意。历代医家与文人皆推崇紫苏,赞其“蔬中良药,食中珍品”,既可入菜调味、滋养味蕾,又可入药养生、护佑安康。不似珍馐名贵,却以平凡身姿,滋养人间烟火,温柔渡人四季。

年岁渐长,远离故土,尝遍世间百味,我对紫苏的喜爱却愈发浓厚。如今闲暇之余,我总爱亲手烹制紫苏美食。洗净鲜嫩的紫苏叶,切碎拌入面糊,文火慢煎,一张金黄松软的紫苏煎饼便成形,外酥里软,香气浓郁。包饺子时加入紫苏碎,搭配鲜肉调味,荤素相融,鲜香不腻,入口回甘。朴素食材因紫苏的点缀,平添温润烟火气,入口暖胃舒心,治愈人间疲惫。

一路走来,愈发懂得紫苏的可贵。它生于凡尘、质朴无华,没有繁花的艳丽,没有佳木的挺拔,却浑身是宝。可佐三餐烟火,可解四时燥热,可养身心安康。它从不张扬,默默生长、默默奉献,以平凡之躯,藏着最踏实的温柔与力量。

人间至味是清欢,寻常草木最养心。紫苏陪伴我的岁岁光阴,是童年的乡野童趣,是故乡的烟火温情,也是长大后平淡生活里的治愈微光。它让我明白,世间最好的滋味,从不是山珍海味,而是扎根烟火、温润无声的平凡美好。一叶绿紫,一味清香,岁岁相伴,温柔如常,便是人间最好的光景。

茶余饭后

秋天撞进心里

●秋天是从天而降的,一下子就撞进了我的心底。

——川端康成《初秋四景》

●月色一出,这世间便华贵了几许,平等了几许。平分秋色,或许平分的就是秋夜的月色吧。

——李丹崖《月下书》

●秋天来了,像用水洗过似的,所想的事情,都变清新了。

——石川啄木《一握砂》

●第一阵凉意在说我不是夏尾,我是秋首。

——木心《云雀叫了一整天》

●大概我所爱的不是晚秋,是初秋,那时天气初清,月正圆,蟹正肥,桂花皎洁,也未陷入凛冽萧瑟气态,这是最值得赏乐的。

——林语堂《秋天的况味》

诗语

看病的那医生

□黄必良

他数我的肋骨,
一根一根,
像在弹奏一架
哑了多年的钢琴。

他听我的心跳,
忽然皱眉——
莫非是听见了
你离去脚步声?

他量我的体温,
水银柱里
蜷缩着
不肯降落的黎明。

他开药方的手,
微微颤抖,
仿佛在写
无人认领的遗嘱。

最后他摘下眼镜,
说:这病——
要用你的名字
做药引。

回首

弹棉花这一门手艺,很像弹琴。在临街的作坊里,弹棉花的师傅先将一大堆棉絮铺展在一张形如大床的工作台上,然后背着一张带弦的大弹弓,手持一柄木棒,不停地敲着弓弦,利用弦的震颤弹松棉絮。由于弓弦硕大夸张,再加上作坊空间不大,弹棉花师傅劳作的模样,看着像装模作样。而弹棉花时发出铮铮声响,又很有韵律。棉絮在弓弦的震颤下,变松、变稀、变薄、变白。有些旧棉被,一经翻制,便新白如初。

父亲

□李思华

山村、田野,喘着粗气的老牛,翻飞的泥花,笔直的犁沟;头戴竹笠,手抚犁把,身子前倾,汗水浸透衣背的父亲。这一幅画面,一次次出现在我的梦里,挥之不去。“嗨……”父亲犁地时断断续续的吆喝,许多年以后,依然在我的记忆深处响起。

父亲是一位农活好手,对土地、耕牛、木犁心怀深厚的情感。家里墙上挂着的木犁,已有些年份,木纹沧桑,犁铧锋利,犁把被父亲的掌心 and 手汗磨得乌亮。无论春夏秋冬,农田开播前,父亲总要小心地从墙上扛下木犁,细细地擦拭着,仿佛遇见久别的老朋友,说着悄悄话。而每当犁完农田收工后,父亲总是清洗掉犁上的泥土,将犁铧放在阳光下晒干,再挂回墙上。母亲曾戏说父亲把木犁视作家里不会说话的儿女,父亲笑了笑:“耕

我家住在小镇一条街的边上,街对面就是弹棉花店。店主杨师傅四十开外,夏天开门做工时,总爱在脖子上挂一条湿毛巾。杨师傅爱流汗,弹棉花时,会不时撩起毛巾擦汗,随手一擦,十分方便。久而久之,他脖子周围呈现出两种肤色:挂毛巾的地方偏浅白,那是长期被湿毛巾“沤”出来的;其余地方则是棕红色。杨师傅停工喝茶时,会取下毛巾,搓洗上面的汗渍。我看他脖子那一圈,像盘着一条小白蛇,模样很是滑稽。

弹棉花

□蔡天敏

杨师傅手艺不赖,为人厚道,小镇外十里八乡的人,都爱拿旧棉被来找他翻新。夏末秋初,来店里翻棉被的人不少。杨师傅总会告知顾客棉被翻新后的重量,是六斤,还是八斤。他有一本笔记簿,专门记下这些数据。

杨师傅把棉絮蓬松后,再用形如锅盖的木圆筒来回碾压,便可布线挽结,织成被胎。这道工序看着也十分特别。杨师傅背着高出头顶半米多的装置,一手握着抛线的鞭子。鞭子一挥,棉线便抛向工作台另一侧,一旁的女帮手随即把线固定在被面边缘。如此反复抛线、固定,直到整张被面布满经纬线。做完这一步,便进入收官阶段,也是最能体

弹棉花

吃完点心,狂风裹着骤雨劈头盖脸而来,电闪雷鸣,山上树木呼呼作响。父亲穿上蓑衣,一把将我拉进蓑衣里。我依偎着父亲,紧握着结实粗糙的手:“阿爸,雨这么大,咱回家吧?”“华儿,不急,西北雨来得急去也急,再说这牛是各家轮流用的。来,别怕!”说罢,父亲掖了掖蓑衣,紧紧握住我的小手。这时风雨更大了,蓑衣外,天地间白茫茫一片;蓑衣内,是父亲温暖厚实的手。

我读初一时,放学后的空暇时间,家里放牛的活儿落在了我的身上。一天上午,父亲用扁担一头挑着木犁,一头挑着稻草,牵着老牛去地瓜地里犁田。我放下书包,书包一扔,忘了戴草帽,急急忙忙赶到地瓜地。父亲已经犁好地,坐在田埂上,木犁清洗干净,搁在田沟里。草木灰土堆上,轻烟袅袅。“来,华儿,你

众生



(CFP 图)

背影